

從學生領袖到教師到中旅副總 姚柏良 把握社區脈搏 服務社會

在廣東出生，中學在香港受教育，半工讀考入香港中文大學，畢業投身教育界，曾任體育教師，做義工為社區服務，當選觀塘區議員，成為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現任香港中旅社副總經理……姚柏良的經歷正是一個鼓舞人心的奮鬥故事。

因為有抱負，希望社會改變得更好，所以大學年代、教書年代已熱衷做義工為社區服務，投身服務社區受居民支持，2007年當選觀塘區議員。這樣的人生經歷非常豐盛，精彩過程中當然付出不少時間和汗水。走過不同的工作軌道，每一樣他都憑藉熱忱與拚勁贏得成果。今年是香港中旅90周年，作為領導者之一的他認為，最大責任是將這個香港人熟悉的「中旅」招牌擦亮，他的肩上也多一份使命感，就是透過旅遊將中國的歷史文化推廣至海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攝：潘達文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姚柏良建議有意從政的年輕人由社區實踐做起。 潘達文 攝

近幾年香港政府及學校及各界都熱衷搞遊學交流，許多學生透過交流團開眼界，認識新朋友，收穫滿滿；可惜質素參差，有些遊學團沒有良好安排，形式主義落得被嘲諷為「洗腦團」，有點好心做壞事之感。熱心青年工作多年的姚柏良，支持和組織各類青年活動及香港和內地學生的交流，不由要問他對現時的遊學團狀態的看法。

積極推動兩地大學生互訪

原來姚柏良讀香港中文大學時已是推動兩地大學生交流的搞手，1994年當內地和香港學生零交流之時，他已積極推動兩地大學生互訪，他有何經驗分享？

「在上世紀90年代，在大學時便加入了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1994年開始組織第一批兩地大學生交流。我印象頗深的是1995年與西安交通大學學生的雙向交流，交流團

對兩邊學生都有很大的衝擊和影響，不少至今仍有聯繫，而且這批人都已很有成就！」他續說：「當時香港97回歸在即，香港的大專學界一度抗拒與內地的交往和接觸，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成立的目的便是促進各方的交流。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媒體為這個協會貼了很多負面標籤，但好在一班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的堅持，若香港大學生對內地一無所知，又該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他反問道。他覺得凡事要作理性分析，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不須怕人閒話。

「作為搞手，我從來都是主動跟團，內地的主要高校我幾乎都去過，去年還跟團去了敦煌。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現今組織的交流團向來不注重參與學生數量多能引起關注，而是深耕細作，策劃特色交流活動。」他認為，全情投入學生和社會活動使自己受益匪淺，所得的經歷和經驗以及社會網絡是金錢所買不到的，視野開闊，對日後的就業和人生規劃也有着很大的幫助。

姚柏良指出做遊學團不抱着賺錢心態才能做好，目前的遊學團基本上主題都是主辦單位所製定，旅行社的任務只是通過行程策劃安排來幫助深化主題，相信無論是領隊還是導遊都不會有「洗腦」的意識，業界的目的無非是想推廣中國旅遊，使更多的香港年輕一代了解中國的發展。被嘲諷為「洗腦團」有些委屈。最好是主辦單位製定主題時不要光想重大意義，要結合香港青少年的興趣口味，他們有自己的價值觀，不可硬銷，令他們真心信心達到雙贏效果。

一向熱心青年工作的他稱，據觀察發現，香港大部分的年輕人政治意識並不強，既受社會形態影響，又缺乏對內地歸屬感，在成長的過程中不知不覺被植入了一些對內地的負面印象，疏離感倍增。這時就需要遊學團的策劃人及主辦機構的有心人與學生共同參

與體驗，逐步發掘與探討，開闊眼界的同時也會明白學生真正需要的遊學團是怎樣的，也避免「只遊不學」的情況。

他是教育界出身，相信人是可以被教育好的，關鍵看你如何教。目前某些香港年輕人的反叛行為，不光是年輕人的問題，教師、家長都有問題，沒有身教。

遊學團平衡市場與質量

據姚柏良介紹，中旅社自2004年開始推出各類前往內地的遊學和交流團，為不同的學校和機構度身訂製適合的多類型遊學產品。他提到去年中旅社成功承辦的「四海一家，浙港同行」浙港青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交流活動，組織2,000餘名香港青年搭乘兩個專列抵達浙江杭州，「杭州有着美麗的城市環境，著名的旅遊名勝，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蘊，特別是G20峰會之後，杭州的城市面貌和知名度進一步提升，中旅也愈加重視這方面的路線。內地對香港青少年具有吸引力的路線分兩類，一類是令人仰慕的風景名勝，一類是其他旅行團少做或難以自己去到的地方，中旅作為老字號品牌，與內地各省市旅遊局保持溝通聯繫，對各地的旅遊資源、特色和文化也掌握得更為深入，這使得我們定製遊學團產品時更具優勢。」

另一方面，隨著政府對這類活動的日益重視，資助愈增，愈多旅行社開始組織遊學團，市場競爭激烈，招標時「價低者得」和「長期壟斷」現象或有發生，嚴重會導致「重量不重質」，或以普通旅行團的模式去安排遊學團行程。姚柏良表示，現時市場狀況與中旅的理念有所相悖，中旅在遊學團的範疇不會盲目追求市場份額以「鬥平」來



■姚柏良參與組織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

■去年姚柏良與學生一同參與「絲路·敦煌」河西走廊文化體驗之旅。



與遼寧艦的不解之緣

記得2017年7月遼寧艦訪港，不是太多人有機會上艦參觀，相信姚柏良是唯一一個港人有機會登上過新舊遼寧艦的人。原來，在姚柏良任職體育教師之前，曾有一段在商人徐增平手下打工的時光，他與籃球運動員出身的徐增平格外投契，也曾負責廣州天河體育館的管理項目。恰逢徐增平通過公司拍賣中標「瓦良格號」（即後來的遼寧艦）及其全套設計圖紙，當時作為總裁助理的姚柏良機緣巧合之下也曾登上過這艘航空母艦。他笑稱，自己或是在這艘艦上逗留時間最長的港人。



■姚柏良在遼寧艦上。

「爭飯碗」，更注重的還是產品本身的質量，以及客人特別是年輕人的體驗。同時，遊學團當地的導遊安排非常重要，他們的每一句不經意的片面話語，都可能為初次到內地的學生留下主觀負面印象，但其實，使學生去親身體會和客觀認識內地的種種，才是遊學團的效用所在。

他說：「其實政府已經開始有留意遊學團的問題，今年的政策已有改變，在遊學團申請審核方面更為嚴格，要求每名學生只可以參與其中一次的遊學團，避免資源重複浪費的同時也使更多學生有機會參與及受惠。」

青少年身上看到正能量

姚柏良除了本身中旅及區議員工作，工餘時間不忘參與青少年工作，策劃組織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的活動，例如今年已是第八屆的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活動項目，透過步操及軍體拳訓練、體能訓練、模擬射擊訓練等，推動香港青年學生注重及鍛煉體魄，磨練堅強意志和刻苦耐勞的精神，使學生體驗軍隊生活的同時也對中國國防有了基本的了解。

「我知道香港有不少的年輕人對軍事有着濃厚興趣，參加過的大學生都與駐港部隊的官兵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個個都不捨得走。多年來學生報名的踴躍程度相當高，報名的女性數量逐年增加，是正常的趨勢。在活動中，我總是可以見到一班充滿正能量的年輕人，正在社會的不同位置發光發熱，也證明激進的一些只是佔少數。」他說。

從體育教師到區議員

謝淑婷 偶遇大館 故地重遊探索城市變遷

活化後的香港舊中環警署（大館）上月底正式對外開放，隨之開幕的還有各式精品店及展覽空間，着力推廣本地陶瓷藝術家創作的 Touch Ceramics 便是其中之一，開幕展帶來謝淑婷（Sara）的《舊地重遊》，她以白瓷作為表現的媒介，將摹繪舊地圖的筆觸記化於瓷泥中，強化對舊地之感受，亦探索居住城市恒常的變遷。

Sara最初知道會在大館展覽時，便想做一件和場地有關的作品。於是，她開始翻查由香港開埠以來至近期的地圖。她表示：「當我看到大館於不同年代的變遷，繼而對大館周邊的變化產生興趣，嘗試透過舊地圖來了解這地方。我喜歡1889年維多利亞城的地圖，因為該份手繪的地圖雖不如現代地圖般細緻周密，卻有它的獨特性。那時香港還剛剛在發展中，很多建築還未出現，同時很多在地圖上出現的現在已經消失，如那幾經變遷的海岸線……對我這『未來』人而言，充滿想像空間。」展覽由即日起至7月8日。

青花足跡遊走中環

迷戀舊地圖的Sara選擇把宣紙放在

地圖上印摹，「如舊式香港教育用毛筆抄『上大人孔乙己』的學習方式，來認識這地方。」她一邊印摹，一邊像用筆走過街道，藍色的紋樣留下青花的足跡，又彷彿再次漫步這個城市，想起自己身在其中發生過的種種。街道上的回憶隱藏於折疊的、捲起的地圖裡。「期間，我重讀不同年代的文人所寫有關他們在香港的經歷。魯迅被香港警察上船勒索收賄、戴望舒因寫抗日文章而入獄……這些在此刻不再發生，但歷史於若干年後可能再度重演，一如城市的建築、城內的人，此生彼滅。」

描繪之後，她把自己的筆記和瓷泥一併攪拌成瓷漿，再把瓷漿塗於宣紙上，放進窯裡燒。燒成後，宣紙有時完全消失，有時還殘留紙灰在瓷片上，且由於之前印摹所用的是青花鈞釉，衍生的白瓷片還留着過往畫過的痕跡。在介紹展出的白瓷幻燈片時，她說：「地圖是將土地按比例縮小畫於紙上，以策劃未來的工程，一切像在掌握之中。歲月流逝，地圖上除了街道的名字，許多都不一樣。若干年後，甚至名字也會變更。舊地圖訴說時間讓所有能掌握的，都化

成虛無。經歷窯火成形的瓷片，反映了歷史的滄桑。當我切割瓷片，它變得支離破碎，連街道都難以辨認時，單看一小片，它已非描述某地，而泛指城市的街頭。我把小方塊鑲在幻燈片框裡，它變成白瓷幻燈片，像從前的人用幻燈片記錄生活影像，用幻燈機投射牆上欣賞。小小的瓷片放大後，青花痕跡淡然，微塵滿佈如漫天星宿。幻燈機咔嚓咔嚓的響，如滴嗒滴嗒的上鏈手錶，暗示逝去的時光。無論以時間抑或空間的角度，我只是當中的一點微塵。生命是如斯脆弱與微不足道。」

白瓷記錄生活痕跡

Sara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學士，並取得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藝術碩士學位。她曾獲多個獎項，包括法國文化協會頒發藝術家獎（2006年）、香港藝術雙年展藝術家獎（2003年）及香港樂天陶藝學會陶藝獎（1998年）等；亦曾於日本、加拿大、美國、越南、菲律賓等地，擔任不同團體的駐留藝術家。她的作品也廣為私人及機構收藏，包括澳洲昆士蘭美術館、M+藝術館、中國二十一空間美術



■燒過的白瓷片還留着Sara過往畫過的痕跡。

館、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藝術館等。

Sara慣以白瓷作為表現的媒介，將其塗於生活中的種種物件之上，如衣物、小熊公仔、繩結或樹葉，燒製後物件消失，因應不同材料產生無法預計的變化，留下永恒的印記。她認為白瓷已經足夠講述生活的痕跡，無需再以顏色加以修飾。她的靈感總是來源於生活，或是內心感觸，或是身邊家人，隨着子女出世，她常要早晨5點半起身去工作室創作，「做熱愛的事情，並不覺得辛苦。」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Touch Ceramics提供



■Sara介紹自己過往的作品。張岳悅攝